

一、清华——我们从这里开始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一个果断的决定，大学的校门在对我们的关闭了十年后又打开了，我们这些命运的宠儿聚集到了清华园，开始了我们和新时代同步的生命之旅。

程京德（程七）：“清华”意味着什么？

转眼之间，从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就要 30 周年了，算起来，从自己第一次走进清华园也 50 年了。应该说，“清华文化”影响了我的人生。

前些天去清华办事，顺便到 40 几年前在附中时代常去玩耍的圆明园去看了看。夕阳中，西洋楼大水法的断柱残梁还是那样散乱堆立着，记录着来自所谓先进文明国家的军队之“文明”行为，诉说着弱肉强食的历史，只是周围那些当年我们这些不懂事的顽童们赖以捉蛇逮青蛙摸鱼的稻田和小河都已经完全没有了踪影。的确，现在的圆明园，倒更是一番遗址的模样，像希腊的雅典卫城，宙斯神庙一样。和那些石头建筑见证的历史相比，人生实在是太短促了，不知不觉之中，小顽童已经变成了老顽童，居然要感慨时间的飞逝了！

感慨之余，不由得从心头冒出一个问题，对于自己的人生，“清华”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对于全国的绝大多数 77 级大学生来说，77 年能够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78 年 3 月走进大学校门，都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我们这些能够来到清华园的幸运者，就更是如此

了。对于我本人来说，真是很难想象如果不是 77 年从延安考回清华，今天的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如果要举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测验考试，最决定性的一次评价挑选，我会绝对毫不犹豫地举出 77 年高考。

无论从中国现代史，新中国史，文革史来说，77 年高考都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因为它是在人民共和国经历了文革时代把公民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的长期历史时期之后，首次给予几百万之众的青年学生不计家庭出身公平竞争的机会，其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高考的范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带着经历了极高竞争率高考洗礼的自豪和自信，带着对科学和技术的好奇和憧憬，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梦想，跨入了清华园，置身自己于清华的历史和发展之中。

1978 年的清华，对我来说，首先意味着一条“公平竞争的起跑线”。

77 级学生，绝对是清华历史上最奇特的年级。作为聚集文革 10 年社会上人才的结果，77 级各个班的学生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年龄相差悬殊。但是在 77 级学生中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记得当年，清华园里形容努力学习的大众词汇是“玩命”，不知这个词在如今的清华园里是否仍在流通。

除了能够接受当时全中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计算机科学教育，还能够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兄弟姐妹”那里学习各类知识，听取各类经验，实乃人生一大幸事。这种经历，也只有 77 级的我们才有，不由得让人想起古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在清华园里学习的 4 年半，对我来说，意味着“广泛吸收，深度思考”。

从清华毕业 30 年了，“清华”一直伴随着我的学习，工作，生活。渐渐地，我形成了这样的信念：“清华人流的都是清华的血，清华人是个大家族。一个人进了清华之后，‘清华’这个烙印就永远烙在身上了，你做好事就是为清华争光，做坏事就是为清华丢脸。清华之所以在全世界有那么大的凝聚力，正是可以称作一种文化也好，一种精神也好的东西在潜移默化地起着决定性作用。”

30 年来，“清华”对我来说，意味着“家乡故里”。

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形形色色，道德标准和评价基准也各有千秋；金本位，官本位，X 本位，Y 本位，Z 本位的评价基准往往引导着从社会精英到庶民百姓对利益目标追求的“疯狂”。世界各地清华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行业不在，无阶层不在；在“清华家族”这个大家庭中，相对于“永远的利益”，我们能够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家族亲情”。我想，能够让清华人重亲情，轻利益的本质底蕴，不正是作为清华人的纯粹，不正是“清华文化”吗？

“清华”，这个多义词，从其内涵到外延，到底都意味着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想，大概每个清华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我们每个清华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文明中的“清华文化”增添着这样或那样的内容，为历史长河中的“清华画卷”写下自己的一笔。

祝愿“清华文化”越来越厚重，祝愿“清华画卷”越来越清新，祝愿“清华家族”越来越兴旺。

陈榕（程七）：崂山邂逅

虽说自古歌功颂德的文章不入流，但俺说点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写一篇游记，特别感谢一位在 1977 年改变了我们命运的人。

1979 年夏天，曾耐霜、丁小梅、于卓琳、陈平、宋晓晖、刘文博、郭建英、宋建宁和我等几位大学同学去青岛崂山远足，进山的郊区公共汽车到山边就停开了，据说有要人经过，沿海的公路封了。我们也并不惊讶，毕竟前一天傍晚在八大关海水浴场碰到自动化系的薄熙永，他指着海上打探照灯的军舰透露了点小道消息。

我们一行在沿海公路上徒步 20 多里，夏日炎炎，路上几乎没车。当我们半途在路边小憩时，正巧 4~5 辆淡黄色的丰田面包车从后面过来。丁小梅说走不动了，叫了宋晓晖、陈平等女生手拉手去拦车。首车减速，副驾驶断喝一声“有任务”，闯过去了。于卓琳眼尖，说了声我看见谁谁谁了。大家都看到最后一辆车是空的，议论纷纷：谁谁谁真 TM 缺德，也不捎上哥儿几个。记得路边大岩石上写着“备战备荒”的口号：“不忘虎狼在前，誓死保卫祖国”之类。大家一路走来，又拿前面的“虎狼”开了一堆玩笑。毕竟文革期间关于他的漫画太多了。

在一个小小的港湾路边，有一个小卖部，我们进去买汽水。店主对我说：你们北京来的大学生吧？我答：是啊。他说：你们回北京，帮我们向党中央反映反映，我们这里太苦，活不下去了。